

李炽昌 游斌●著

生命言说与

社群认同

希伯来圣经
五小卷研究

李炽昌 游斌 ● 著

生命言说与 社群认同

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李炽昌，游斌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
ISBN 7-5004-4074-X

I. 生… II. ①李… ②游… III. 希伯来教－圣经－研究 IV. B9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3795 号

特约编辑 桑 梓

责任编辑 陈 虹

责任校对 吴国英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炳 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205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我们不是生活在大地上，我们是生活在言说中。

如马丁·布伯所说，孤独的自我是不存在的，自我是在“我 - 你”（I-Thou）的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乃通过对话、相互言说建立起来。实际上，以希伯来圣经言之，上帝说的比做的多。换句话说，上帝是一个对话者的形像，甚于一个行动者的形像。上帝在向人的言说中启示自我。圣经之所以是神圣的，即在于它是圣言，是上帝的言说。同样，人也是在言说中实现自我。语言不只是表达自我的工具，勿宁说，混沌的生命情感通过语言才得以实现出来，语言塑造着我们的生命。就此而言，言说是人的一种本能，或者，它不只是表达，而是生命的直接行动。

久而久之，这些生命的言说成为某种文化，更进一步地，成为文化中的经典。所谓经典，它既是过去一代人们生命的沉淀，又是未来一代人们经验生命的方式。它使人们以某种给定的方式来经验、反思自身以及他们周围的世界。在人们对那些永恒的意义问题的探寻中，它指引人们寻找答案的途径，开辟人们思考和想像的空间，甚至先在地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经验证，厘定人们提问的方式。总之，经典所具有的普遍的适应性，使它得以进入一代又一代人们的生命经验中。其直接结果就是，某个稳定的、具有独特身份的社群成为可能。

将深层的生命言说转化为某个社群的身份认同，一个独特的桥梁就是公共的礼仪活动。希伯来圣经的写作意图，不只是为了

给人看，更是为了给人读。它需要在公共的礼仪活动中，为群体所朗读，形成一种公共言说。在礼仪活动这个公共空间内，读者与听者共融在一起，集体地感受到经典中传递的生命经验。从而将一个个人或较小群体的生命经验传递给整个社群，在空间上延展；将某个人或某一代的经验传递给下一代，在时间中延续。由此，稳定的、群体性的集体意识得以形成，社群认同得以实现。

我们所选取的希伯来圣经的一个独特单元：五小卷，对于分析圣经所表达的生命体验及其中的社群认同有着特殊的意义。其中，《耶利米哀歌》与《雅歌》是对人类最深层的两种经验：哀与爱的表达，《传道书》则是对人生意义的反复追问；而《路得记》与《以斯帖记》这两卷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其中则折射出鲜明的社群意识。尤为重要的是，这五部经卷后来都与犹太人的某个节日联系起来，被礼仪化地在群体聚会上朗读，因此，有助于我们对希伯来经典与犹太人对社群身份的认同的关系的分析。总之，希伯来圣经是如何言说生命，以及如何影响社群身份意识的形成，是贯穿全书的两条主线。围绕着这两条主线，圣经研究中的各种主要方法都有涉及。同时，考虑到中国学界圣经研究的起步性，对于希伯来圣经研究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在脚注部分都有介绍，希望读者能在进行专题研讨的同时，也能获得圣经研究的一些一般性知识。

我们 1998 年在剑桥相识，一语投机，对于圣经研究在汉语乃至亚洲文化语境中的路向与目标有着共同的期许。而本书的写作，从最初酝酿至今已有三年的时间。2001 年春季，李炽昌为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开设“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同时在该系访问的游斌也正准备圣经研究的一些课题，于是产生了合作写作本书的想法。此后，由游斌一边以李炽昌的讲课为提纲，一边阅读相关材料，写出了初稿。2002 年下半年，在游斌再次到香港访问期间，两人坐在一起对初稿进行讨论、增删和修改，完成

了定稿。可以说，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两人共同写成的。

本书完成之际，我们要向所有帮助我们的人献上感谢。我们要感谢参加“五小卷研究”研讨班的同学们，他们的问题和评论一直推动着本书的研究。我们要感谢两位妻子萧兆满、焦玉琴，在我们每周二次的讨论、修改中，是她们将友谊和学术留给我们，将孤单留给自己，而与她们共同走过的生命历程更是我们学术的智慧之源。此外，还要感谢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邀请游斌 2002 出访香港，使其得以在学习希伯来语之余与李炽昌一起完成本书的最后写作。最后，是香港研究资助局与香港中文大学的赞助与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箴言》云：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愿与同志者共勉。

李炽昌　游　斌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五小卷：经典、现代世界与阐释路径	(1)
第一节 经典与现代文化处境	(1)
第二节 一个文本，多个经典	(3)
第三节 希伯来圣经中的五小卷	(7)
第四节 五小卷的多重研究路径	(12)
一、希伯来圣经与西亚文明：文学比较法	(12)
二、故事、意识形态与社群	(16)
三、女性主义与圣经解释	(21)
四、文化感知（Cultural Cognition）与文化结构	(23)
五、节日中的经典：礼仪与社会记忆	(27)
第二章 性别、社群与救赎：多元维度下的民族故事	
《路得记》	(30)
第一节 文本与社群：研究的基本路径	(31)
第二节 纵与横：从其他经卷理解《路得记》	(36)
第三节 开放还是封闭：后流放时期的犹太社群	(39)
第四节 血缘与恩慈：谁是真正的救赎者？	(42)
第五节 男女之间：性别政治视角之下的 《路得记》	(47)

一、女性主义的故事叙述	(47)
二、男权的阴影	(53)

第三章 散居社群的民族与宗教意识：《以斯帖记》 (59)

第一节 《以斯帖记》的文学分析：历史、美学及意识形态	(61)
第二节 确定与迷失：散居社群的身份意识	(65)
一、末底改与哈曼：自我与他者	(66)
二、顺服与反抗：双重忠诚问题	(68)
三、身份的模糊与迷失	(70)
四、文本与社群	(74)
第三节 《以斯帖记》的叙述模式：约瑟故事、出埃及故事	(78)
第四节 隐藏的上帝：《以斯帖记》的神学问题	(83)
一、偶然事件与历史必然	(83)
二、上帝的隐藏与人的显现	(84)

第四章 智慧、创造与生命：《传道书》与希伯来智慧文学 (88)

第一节 希伯来智慧文学	(88)
一、智慧文学的界定	(89)
二、智慧文学在圣经中的地位	(92)
第二节 《传道书》的外部考证	(98)
第三节 《传道书》的多元主题	(102)
一、虚空与捕风	(103)
二、“不知”：激进智慧文学	(104)
三、死亡、生命与智慧	(106)
四、创造神学及其知识论内涵	(111)

五、重生的宗教思想	(115)
第五章 爱、欲与生死：希伯来爱经《雅歌》	(118)
第一节 希伯来圣经的“《雅歌》难题”？	(118)
第二节 一个《雅歌》，多种解释：《雅歌》研究 的方法问题	(122)
一、比较文化学的方法	(122)
二、文学解读法	(125)
三、所喻和能喻：隐喻及其多重层次	(128)
第三节 《雅歌》中的欲、爱主题	(131)
一、《雅歌》中的动、植物问题	(131)
二、男女性爱之歌	(137)
三、女性情欲的出埃及	(140)
四、性与社会建制	(143)
第四节 《雅歌》与希伯来文化的主流传统	(148)
一、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雅歌》与伊甸园 故事	(149)
二、《雅歌》与先知传统	(151)
第五节 香柏树下的爱情：爱的形而上意涵	(153)
一、爱、生命与创造	(154)
二、爱情如死之坚强	(159)
第六节 《雅歌》身上的刺：寓意解经法问题	(164)
第六章 苦难中的信仰：《耶利米哀歌》研究	(168)
第一节 《哀歌》的作者问题	(168)
第二节 《哀歌》的文学特征	(172)
一、何谓哀歌：共性与个性？	(172)
二、希伯来文学中的哀歌形式	(175)

第三节 历史与神学：传统的《哀歌》解释	(180)
一、《哀歌》：历史与神学	(180)
二、历史中的上帝	(181)
三、罪：《哀歌》解读苦难的起点	(185)
四、过去、现在与将来：《哀歌》中的实然与 应然	(188)
第四节 当代《哀歌》诠释	(192)
一、《哀歌》的反神义论	(193)
二、《哀歌》：受苦与生存	(196)
附：李荣芳译《哀歌》	(199)
 第七章 从自然到历史：节日意义的流动	(212)
第一节 从自然到历史：节日意义的变迁	(212)
第二节 节日的历史化与伦理化	(215)
第三节 节日与经卷：五大节期与五小卷	(226)
一、住棚节与《传道书》	(227)
二、七七节与《路得记》	(230)
三、逾越节与《雅歌》	(232)
四、圣殿节与《耶利米哀歌》	(235)
五、普珥节与《以斯帖记》	(237)
 参考书目	(243)

第一章

五小卷：经典、现代世界 与阐释路径

第一节 经典与现代文化处境

这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不断变换的时代，即使谈一谈现代都会令人觉得不合时宜，那么，研究像希伯来圣经这样一些在文本上已属于前古代的经典有何意义呢？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的社会里，谈论经典的意义何在？

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的说法，在世界各大文明的发展史上，普遍存在一个“轴心期”（Axial Age，约公元前 800—公元前 200），正是在这一时期，各大文明确定了各自的基本形态、框架结构，其中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各大文明的经典在这一时期内基本形成。^① 最初的经典写成之后，它就脱离了作者，成为一种自性的存在。实际上，正是经典在切切实实地塑造着人们的文化身份。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身份，往往即意味着他选择了什么样的文本作为他的经典。

^① 可参见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及余灵灵，徐信华译，《存在与超越：雅斯贝尔斯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关于轴心期文化的研究与讨论，亦可见 S. N. Eisenstadt, *The Origin and Diversity of the Axial Age Civilization*, (Albany,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6)。

人们总是在一种被给定的文化之中来经验、反思他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在对世界、人生、历史等最根本的问题的思考中，人们总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回到经典。经典中包含着对世界或者终极实在、人与历史、社会的普遍思考，或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包含着人类的终极问题即人生受苦的意义、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管治的社会结构的解答。在人们对这些永恒问题的询问和探寻中，经典不仅指引人们寻找答案的途径，开辟人们的思考和想像的空间，甚至，它可能先在地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经验证并厘定人们提问的方式。因此，人们总是内地同化于某一种经典之中。外在地说，我们必须注意到，经文不等于经典，经文只是古代智者的智慧的文本形式，而经典则具有身份识别的文化功能。经文的最初创作，只是经文作者的书写事件；但经典的最终形成，则是某一个群体所做出的身份选择。经文的成典过程，必定是一个群体性事件。经典形成之后，它的读者亦总是群体性的。以历时性的眼光观之，经典又具有共时的适应性（adaptability），可以进入一代又一代群体的生命经验之中。人们在经典的阅读中，用经典来塑造自己的身份意识，同时，亦通过对经典的阐释，把自己的生存经验接续到经典之中。^①经典的阅读和阐释，从来就不仅是个人性的，正是在一代又一代的群体对经典的阅读和阐释之中，经典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中的核心，成为群体身份的标识。

因此，现代面临的多元文化处境，说到底，就是一个多元经典的问题。文化的多元性，乃源于经典的多元性，文化身份的模糊，乃源于经典的模糊。多元文化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经与多经的问题。同样，文化的深层对话，要真正有效地展开，亦有赖于经典之间的对话与

^① Francis Watson, *The Open Text: New Direction for Biblical Studies* (London: SCM Press, 1993)。及 David Harris, *Society of Sig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6)。董洪利，《古籍的阐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沟通。其实，现代多元文化处境下所面对的问题，即文化与经典的对话与沟通，亦是经典时代所面对的问题。雅斯贝尔斯的文明轴心论，常给人的一个误解是：这些先知或智者，乃横空出世地创造着他们的经典。实际的情况是，无论是希伯来先知，还是中国的圣人，都是降生在一个有着丰富的、多元的文化处境之中，他们同样面临着一个多元文化、多元经典的处境。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下，他们同样面临着经典模糊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身份模糊问题。在他们写成的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多元文化处境的应对，他们融合多元文化的努力，以及他们创造性的阐释与发展。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的经典，不只是一个或几个作者的作品，而是一个多元经典共读之后的产物，是在旧经典的阅读与阐释之后开成的新经典。

因此，无论是为了追寻现代多元文化之下问题的症结，还是寻找恰当解决这一问题的智慧，都有必要回到古代经典，并回到经典与其所处解释传统的互动之中。以我们所处的中国文化言之，我们有着历史悠久的古代经典，需要在现代处境之下重新阅读并加以阐释。在现代的多元文化处境之下，我们更需要扩展我们的视域，把目光投向作为西方文化的渊源的经典，在经典的共读中实现一种可能的视界融合。

这就是我们从中国文化的现代处境之下来阅读希伯来圣经的意义所在。

第二节 一个文本，多个经典

正如前述，经文之写成，并不意味着经典的形成。不同的社群会依据各自的生存经验，对经文有增有删，并最终将它们确定为自己的经典。本书所要研究的圣经，尤为体现了这一特点。宗教传统的重叠与演化、继承与革新，不同宗教社群的生存经验的纠缠，直接地导致了经典的重叠、更新与革命。同一经文，却衍

生为不同的经典。

所谓希伯来圣经，是犹太教圣经，亦是被基督宗教称为《旧约》的部分。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称呼的不同，其后面更蕴含着两种有着相当差异的宗教传统，并涉及非常复杂的西方宗教史和文化史的背景。古代西亚地区是希伯来圣经的摇篮，其中既有古希伯来人的写作，亦吸收了西亚其他民族的文化经典，直到公元前后，希伯来圣经大致完成，但并没有最终确定正典(Canon)地位。^①随着犹太人活动的主要领域——地中海地区逐渐成为希腊化的世界，为便于散居于地中海地区的犹太人阅读和使用希伯来圣经，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的犹太人将当时通用的一些经书翻译成希腊文，传说由12个支派每支选出6人作为翻译，约公元前二世纪完成，成书即名为《七十子译本》(The Septuagint)。后来，随着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确立起主流宗教和文化的地位，教父哲罗姆(Jerome)以此《七十子译本》作为模本，并加上希腊文的《新约》，翻译成拉丁文，史称乌加大译本(Vulgates)。^②它被确定为天主教的权威文本，是天主教的正典。^③

① 对圣经的正典史，可参见 John Barton, *Holy Writings, Sacred Text: the Can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7)；及 Rolf Rendtorff, *Canon and Theolog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4)；关于经典与传统之间互动关系的阐述，见 Gene M. Tucker, *Canon, Theology, and Old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Brevard S. Child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8)。

② 事实上，新约写成时，旧约还没有最后成典。因此，当时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像今天有着截然的界限，一者属于犹太教经典，一者属于基督教经典，它们之间并非是两个规范性文本的关系，因此，最初的新旧约关系是更为流动和灵活的。可见《路加福音》24:45章，关于希伯来圣经的提法。亦可参见鲍维均等：《圣经正典与经外文献导论》(香港：基道出版社，2001)，第9–38页。

③ 天主教明确地将其称为正典，也是因为在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定出基督新教的正典，为表示区别，在特兰托(Trent)公会上，天主教亦将其圣经正典化。可见，正典与其所处的宗教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为表示区别，本书将 Canon 译为正典，将 scripture 译为经典，将 Scripture 与 Bible 则译为圣经，但有时亦混合使用。

但实际上，与《七十子译本》之形成大致同时，希伯来人亦感到有必要确定自己的正典，因此，相传在公元 90 年左右，希伯来人的宗教领袖在杰尼亞（Jamnia）召开会议，决定将二十四卷经书作为犹太教的正典。这是希伯来圣经之最终成典。这二十四卷经书，并非《七十子译本》的全部，另有七卷，并未被是次会议接受为正典。这为后来基督新教的经典改革（canonical reformation）埋下了伏笔。

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口号之一是“回到原初”，主张跨越天主教传统重新确定基督新教的经典。因此，他主张回到杰尼亞会议确定的希伯来圣经，但重新加以分类和安排，把二十四卷分成三十九卷，把它作为基督新教的圣经中的《旧约》部分。这也就造成了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的旧约部分之间的差异。

经典乃是一个整体，其内部结构决定其组成要素之意义所在。对经典中的经书的顺序、结构之安排，本身即是一种深刻的经典阐释，意味着某一种阐释传统的介入。整体结构之变动，即导致新意义的产生。基督教将希伯来圣经作为《旧约》放在《新约》之前，组成一部新的圣经，这对希伯来圣经已做出了一个新的阅读，并产生新的意义。基督教之对希伯来圣经的改变，不仅在于它改变了单篇经书的阅读顺序，而且，由于经书顺序的调整，整部圣经亦呈现出一种新的结构，从而影响到圣经的结构性意义。

按路德的排列方法，整部《旧约》分为四个部分：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但按犹太教的排列方法，则分为三个部分：律法书（Torah）、先知书（Neviim）、圣卷（Ketuvim），总称为 Tanak，即希伯来圣经。在这三大部分中，单篇的经书在整个经典中的位置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以下是希伯来圣经的圣经篇名和所属部分与基督教旧约的比较。

希伯来圣经

基督教旧约

所属整体	篇名	序号	篇名	序号	所属整体
律法书	创世记	一	创世记	一	律法书
	出埃及记	二	出埃及记	二	
	利未记	三	利未记	三	
	民数记	四	民数记	四	
	申命记	五	申命记	五	
前先知书	约书亚记	六	约书亚书	六	历史书
	士师记	七	师记	七	
	撒母耳记	八	路得记	八	
	列王记	九	撒母耳记上	九	
后先知书	以赛亚书	十	撒母耳记下	十	智慧书
	耶利米书	十一	列王纪上	十一	
	以西结书	十二	列王纪下	十二	
	何西阿书	十三	历代志上	十三	
	约珥书		历代志下	十四	
	阿摩司书		以斯拉记	十五	
	俄巴底亚书		尼希米记	十六	
	约拿书		以斯帖记	十七	
	弥迦书		约伯记	十八	
	那鸿书		诗篇	十九	
	哈巴谷书		箴言	二十	
	西番雅书		传道书	二十一	
	哈该书		雅歌	二十二	
	撒迦利亚书		以赛亚书	二十三	
	玛拉基书		耶利米书	二十四	

续表

希伯来圣经

基督教旧约

所属整体	篇名	序号	篇名	序号	所属整体
圣 卷	诗篇	十四	耶利米哀歌	二十五	先 知 书
	约伯记	十五	以西结书	二十六	
	箴言	十六	但以理书	二十七	
	路得记	十七	何西阿书	二十八	
	雅歌	十八	约珥书	二十九	
	传道书	十九	阿摩司书	三十一	
	哀歌	二十	俄巴底亚书	三十一	
	以斯帖记	二十一	约拿书	三十二	
	但以理书	二十二	弥迦书	三十三	
	以斯拉记	二十三	那鸿书	三十四	
	尼希米记		哈巴谷书	三十五	
	历代志	二十四	西番亚书	三十六	
			哈该书	三十七	
			撒迦利亚书	三十八	
			玛拉基书	三十九	

第三节 希伯来圣经中的五小卷

在这个结构性的变动中，影响最大的是一个又被称为“五小卷”的群体。所谓“五小卷”（The Megiloth, Five Scrolls），指的是《路得记》、《以斯帖记》、《传道书》、《雅歌》和《哀歌》这五部篇幅短小的经卷。按基督教对圣经的排列方式，它们被置放在旧约的各个部分，其中《路得记》中所记载的故事大概发生在士师时代，所以放在《士师记》之后，《撒母耳记》之前；